

母亲的汗落在庄稼地里

徐辉

—

烈日炎炎下 ,母亲背着一个药水箱 ,去给稻子喷农药。那个硕大的药水箱占了母亲整个背。为了防止稻田里的蚊子叮咬 ,母亲穿着厚实的长袖粗布衫 ,光着脚走在齐膝的稻田里。稻田里密不透风 ,加上药水特有的难闻味道 ,母亲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全身湿透 ,脸色苍白 ,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稻田里全是蚊子、飞虫 ,它们包围着母亲 ,叮着她的头、脸、身体咬。母亲一手控制闸门 ,一手拿着喷头 ,苦于没有手来赶蚊子 ,真正苦不堪言。我担心母亲会晕过去。

几十年来 ,想起这一幕 ,我都忍不住流泪 ,我苦难的母亲啊 !你背负的不仅是药水箱 ,更是我们全家的生计。

冬天 ,本是农村冬闲的时候 ,母亲还要和男劳力一样去挖河。农民就像牛一样 ,没有一天是消停的 ,真正做到了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为了灌溉需要 ,每年冬天要清除河里的淤泥 ,拓宽河道。寒风凛冽 ,河水冰冷刺骨 ,母亲光着脚站在河中挥动着铁铲 ,挖泥、挑泥 ,举步维艰。

那时按出工的天数记工分 ,年底按工分分红。母亲即使生病也出工。

二

分田到户后 ,母亲承包了好几亩的西瓜地。种西瓜又辛苦又繁琐。整地、施基肥 ,把西瓜籽浸在水里催芽 ,待西瓜籽露白后再播种、间苗、打杈、除草、施肥。西瓜开花后 ,还要人工授粉 ,就是用当天开放的雄花的花粉 ,轻轻地涂抹在雌花的柱头上。遇到下雨 ,母亲要在花上套上塑料袋 ,防止雨水淋湿花蕾。

小瓜长出来后 ,如果土壤过湿 ,母亲要在小瓜下面垫上小瓦块。西瓜是很吃水的 ,如果雨水少 ,每天傍晚要在西瓜地里浇水。但是雨水多 ,非但花

蕾会掉 ,结出来的西瓜也不甜。

三亩西瓜地 ,几千朵花 ,母亲不厌其烦地检查 ,不漏掉一朵花、一个步骤。

那么广阔的田地 ,那么绿油油的瓜苗 ,那么瘦小的母亲。母亲被天地所淹没 ,和西瓜地浑然一体。她抬头四望 ,目之所及皆是一片油绿。她陪伴了每一株西瓜的开花和结果。正是酷暑难耐 ,连一丝微风都没有 ,母亲的衣服全部湿透 ,但是母亲看着西瓜一天天变大 ,心中充满了欢喜和清凉。

我感觉母亲不仅是在种西瓜 ,更是在用心地酝酿生命 ,精细地呵护生命。母亲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土地 ,因为土地上结出的稻谷瓜蔬要滋养哺育她的孩子。

等西瓜成熟后 ,怎么卖也是一个大问题。暑假里 ,我和弟弟、母亲一大早去采摘西瓜 ,然后母亲挑到镇上去卖。我则返回家里洗衣做饭 ,盼着母亲早点回家 ,时不时地去看一下路上有无母亲的身影。有时 ,母亲回家早 ,说明卖得顺利。母亲回来晚 ,我心里则七上八下 ,满是对母亲的担心。

我后来来到城市 ,看到街边摆摊卖菜的农民就想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曾经也是笨拙地在城市一角 ,接受着别人的讨价还价。离开了土地的母亲在陌生的城市 ,普通话不太会说 ,心里充满了慌张和害怕。

三

读大学时 ,每次周末回家 ,是我期待的事情。每次车子一开到家乡境内 ,我就会一个激灵 ,家快到了。仿佛有一条界限似的 ,迈过它 ,心便安稳。车窗外是一望无垠的田野 ,田野里充满了希望 ,田野里也有我劳作的母亲。

回到家 ,我马上去田间地头找母亲。母亲或是在耕耘或是在浇灌 ,或是在播种或是在收割。总之 ,我总能

无字诗

郑凌红

45年多7个月。他答得精确 ,手上动作不停 ,父亲传的 ,他做了60年。

我惊讶于他记忆的准确 ,更惊讶于这小小手艺竟传承了这么多年。他修鞋时 ,时而皱眉 ,时而微笑 ,仿佛在与鞋对话。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在皮革上摩挲 ,竟显出几分温柔来。

现在买新鞋便宜 ,修鞋的人少了把？

少多了。他削下一片皮 ,但总有人来。有的鞋 ,穿惯了 ,舍不得扔 ;有的鞋 ,贵 ,修修还能穿 ,还有的鞋 ,有故事

他讲起一位老太太 ,每年都来修同一双红皮鞋 ,说是结婚时穿的 ,老伴走了 ,就剩这双鞋。又说起一个年轻人 ,非要修好父亲留下的旧皮鞋 ,哪怕花比买新鞋还贵的价钱。

我坐在小板凳上 ,感受到时间瞬间凝结 ,忘了琐事。

我这活儿 ,修的不只是鞋。他敲敲鞋跟 ,修的是人的念想。

正说着 ,一位妇人进来 ,手里拎着布包 ,打开来 ,是一双小男孩的运动鞋 ,鞋底开了胶。

能修吗？孩子非要这双。她说。老陈接过来看了看 :能修 ,不过得等会儿。

妇人道谢后离去。老陈从抽屉里取出一管胶水 ,又翻出几块颜色相近的料子。他修鞋时 ,嘴里哼着小调 ,调

找到母亲 ,一年四季 ,风里雨里 ,母亲总在庄稼地里 ,每一滴汗都落到地里 ,每一步都丈量了庄稼地。母亲能一眼区分稻谷和稗子的区别 ,母亲陪伴了每一株果蔬的开花和结果。

母亲和好几个农妇在忙着干活 ,叶隙间阳光跳跃 ,田野里清风徐徐 ,吹拂着她们的发梢耳际。她们低着头弯着腰 ,和万物模糊了界线。

即便如此 ,我总能一眼找到母亲 ,母亲比前后左右的妇女都清瘦。目光一发现母亲 ,心便安了。母亲戴着草帽 ,草帽可以防雨防晒 ,草帽上或许还有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这几个字。

母亲有时戴着自织的蓝布头巾 ,蓝布头巾可以防晒又能美饰。无论劳作多么艰辛忙碌、岁月多么粗粝 ,女人们还是爱美的。我曾见到母亲和几个妇女围在一起讨论新头巾的颜色和款式。她们讨论热烈 ,不会亚于城市中的女人讨论一件新式的衣服、一款新式的包包。她们定下花式后 ,晚上不辞辛劳地在织布机上织布。一织出来就裁剪成正方形的头巾 ,劳动的时候戴上 ,还会招来围观和称赞。

无论草帽还是头巾 ,风吹雨淋中都已经泛白、褪色。妇女们的脸也晒得黝黑 ,手也是粗糙的 ,长满了茧。但是长满茧的手还是那么灵巧 ,会织布会织毛衣会绣花 ,会做各种好吃的。那是真正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四

如今 ,我们长大了 ,母亲老了 ,母亲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的母亲啊 ,你历尽磨难 ,饱经风霜。你为母则刚 ,像千千万万农民一样 ,用最瘦弱的身躯 ,种植出最饱满的粮食 ,用最苦涩的汗水 ,浇灌出最香甜的瓜果 ;用最粗糙的双手 ,给我们撑起一片无风无雨的天。

那是农民母亲最深沉的爱啊！

子不成调 ,却自得其乐。我在一旁看着。阳光透过门帘的缝隙 ,在地上画出一道金线 ,灰尘在金线里跳舞。老陈的影子投在墙上 ,随着他的动作晃动。

没想过收徒弟？我问。儿子在厂里上班 ,以前就不愿学 ,嫌脏嫌累。他头也不抬 ,现在的年轻人 ,坐办公室多干净。我这活儿 ,又脏又累 ,挣得还少。

那不可惜了这手艺？可惜？他停下手中的活 ,看了看我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老手艺会有新技术代替 ,人活着 ,总要往前看。

他说得豁达 ,我却听出几分落寞。修好孩子的运动鞋 ,他又拿起我的皮鞋 ,用一块软布蘸了油 ,细细擦拭。皮鞋在他手里渐渐有了光泽 ,像是枯木逢春。

好了。他把鞋递给我。我接过 ,鞋面光滑如新 ,鞋底修得平整 ,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

多少钱？二十。我突然觉得受到了一种鼓舞 ,好像小时候回答提问得到了老师表扬一般 ,不免对眼前的手艺赞叹起来 ,又陷入对一件 物品 利用的思考。

走出铺子 ,回头望去 ,老陈又低头忙活起来。白发在晚春的阳光下 ,像一团细雪 ,但我分明看到了一首无字诗。

我在春天里醒着或打盹

(组诗)

章锦水

卧听蛙鸣如浪 此起彼伏过山野

咕呱呱 咕呱呱 呱呱
再次确信不是自己饥饿的肚子在叫 ,凌晨5点 ,蛙鸣破窗入我耳鼓。仿佛醒在一圈圈细浪之上 ,我的身体竟随声音荡漾起来 ,眩晕 ,空浮 ,飘忽不定。我在细细分辨是几只山蛙组成的合唱 ,是几个声部的天籁妙曲 ,还有几个声音是熟悉的过去式老腔 ,几个声音是陌生的稚语。这些都是取之不尽的枕上惊喜 ,偏居一隅 ,乐享野山疏林与流岚杳泉 ,乐享清风送来的耳边福利。谷雨季节 ,雨水不绝如缕 ,所有大自然打翻的色彩 ,连同声音都一遍遍 ,洗成洁净的春天。我在春天里醒着或打盹 ,都没有觉得因美好而光阴虚度。

春深 ,与彪兄沪上花语

沪上的花比家乡的开得要晚些 ,因此杜鹃更繁闹。从她们的身边走过了 ,花香沾满衣襟。

我不是一个猎艳的人 ,却怀疑自己是一只贪色的蜜蜂。抖了抖没有翅膀的身子 ,阳光仿佛是散落下来的花粉。

春风吹过时 ,一只带篮的秋千在虚空中摇曳。假如是年少的我 ,篮子里必装满梦想与花朵。

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花园。彪兄的情怀在异乡筑梦 ,我常被引领到年轻的梦中 ,梦里梦见一道触手可及的愿景。

阳光、松果与书

一片松林 ,阳光里写下一行行影子。这些草坪上散落的诗句 ,散发出春日和煦的温情。每一棵树下 ,都码着几枚松果 ,是风的聚会 ,还是松鼠别致的摆设？我坐在树叶上 ,没有删去一书中灰暗的部分 ,没有让文字唱歌 ,粉饰我渐老的身躯。我捡起枯槁的果子 ,端详它经历的年华。我们心意相投 ,没有悲伤 ,一切显得那么自然。

